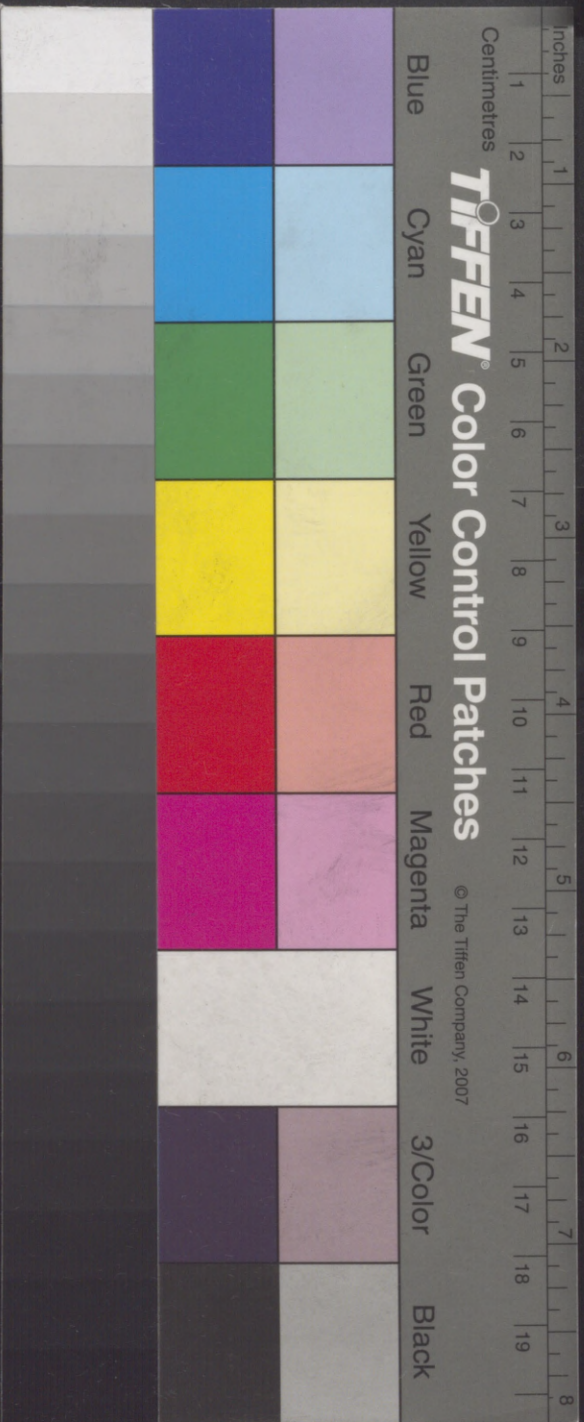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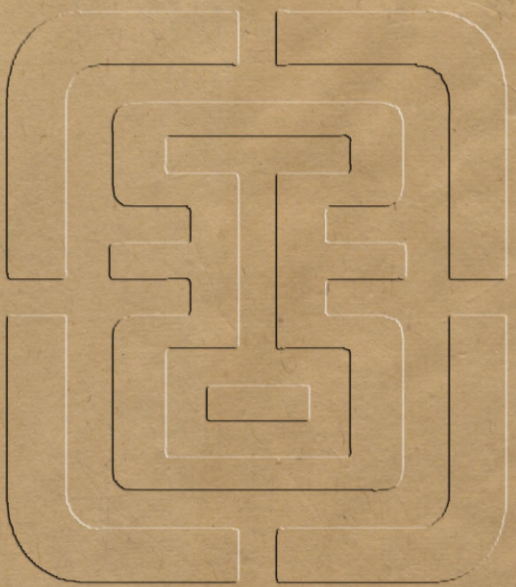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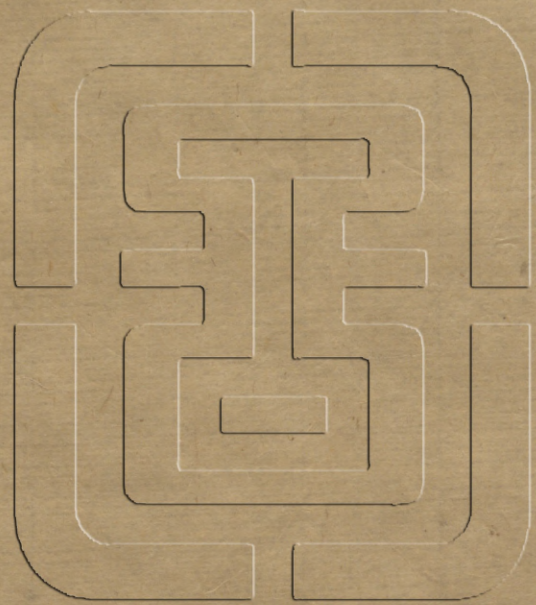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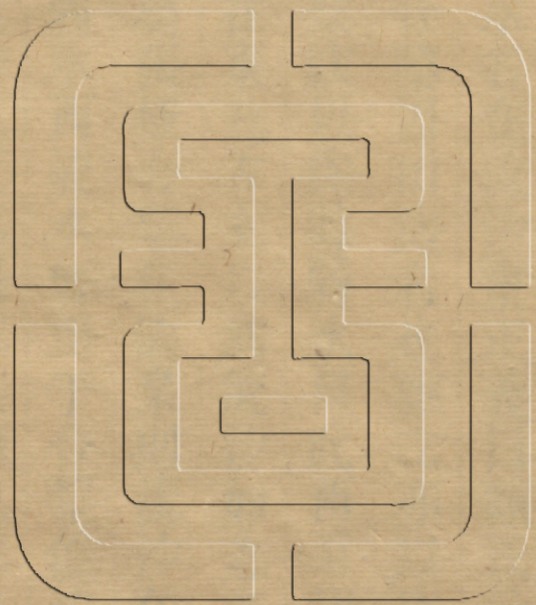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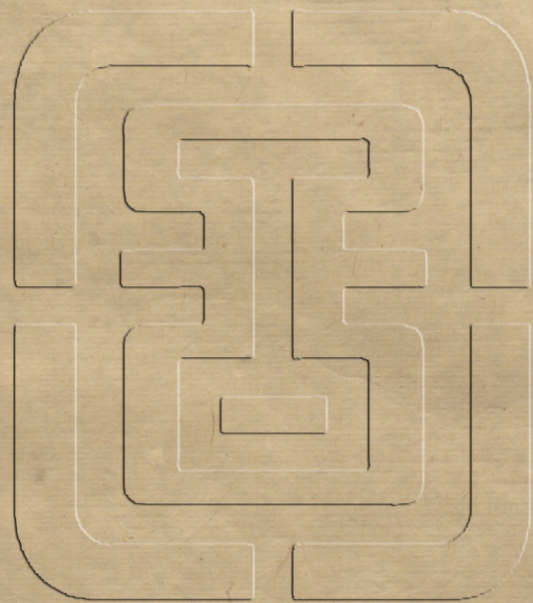




十三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謂著

導弱水至于合黎

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玄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旣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蘇氏曰合黎山名易氏曰甘州卽漢張掖郡弱水出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

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
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渭按導亦循行之謂與
導荷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
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
其治否故謂之導非疏濬決排之謂先儒皆以導爲治夫治
河先積石治江先岷山有是理乎經旨鬱而不明可歎也張
掖郡今爲甘州衛陝西行都司治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刪丹
縣卽今山丹衛居延故城在甘州衛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
海弱水正流出合黎峽口而東北注之非經所謂流沙也

書序云隨山濬川故諸家皆以導山爲隨山導水爲濬川
夫導山卽隨山之事信矣而以導水爲濬川則大不可何
以明其然也水性就下從下而泄故治水必自下始禹之
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自下而高也九州
之序首冀次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亦自下而高也說禹貢
者無不奉此爲指要獨至於導水而以爲濬川何其與向
者之意相背乎誠如所言則治水先弱次黑次河而九州
之序當以雍次冀而不以兗次冀矣河先積石而後龍門
則壺口之役不得爲第一功矣漢先蟠冢而後三澨江先
岷山而後九江則荆不得越梁而前矣漢先大別而後彭
蠡江先東陵而後匯澤則揚不得越荆而前矣淮先桐柏
而後泗沂則徐不得越豫而前矣渭洛治之最後則豫又
當次雍而居九州之末矣種種悖謬總由不知導水在功

畢之後而求合於書序之所言耳林少穎亦知此處有不可通而不能尋究其故遂謂治水之先後不在於九州非惑之甚與

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蔡傳云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紀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渭按禹乘舟而行核其治否此文蓋紀實爾非為逐州之下諸水源流不貫又派別而詳記之以相為經緯也

弱水經不言所出桑欽以為出張掖刪丹縣鄭康成曰眾水東流此獨西流而水經注無之其所經與所入不可得

詳今按近志弱水出山丹衛西南窮石山離騷夕次於窮

石即此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山也

衛在陝西行都司東一百二十里本漢刪

丹日勒二縣屬張掖郡後魏改刪丹曰山丹隋復故元升為山丹州明改置山丹衛衛西南有窮石山在吐谷渾界十六國春秋乞伏孔子擊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即此水也元和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刪丹縣西南七十里十六國春秋云比涼永安元年沮渠蒙遜與從兄男成期同祭蘭門山是也隋志刪丹縣有祀山弱水行都司志祁連山在山丹衛南一百五十里弱水所出蓋皆窮石之異名又按說文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居履切

隋志祀山疑即岷字之誤

州衛北 寰宇記弱水在甘肅

又西逕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都

司志刪丹河在城西源出祁連山西流入張掖河即弱水也西睡今略云此水春夏之間褰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自與張掖河合其下通名為張掖河今俗謂之黑河按此地無舟後人遂以不勝毛芥皮船可渡之說附會於其間並屬虛妄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出衛

西吐谷渾界北流逕張掖縣北合弱水為張掖河自下通

兼弱水之目 漢志張掖縣得縣有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括地志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合

黎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自吐谷渾界北流入張掖縣史記正義云合黎水源出臨松縣山東而

北流逕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北二十三里合弱水明一統志云張掖河在都司城西十里源出擺通州流經祁

連山西出合黎山名合黎水入亦集乃界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自鎮城西南山流出經祁連山積雪消融

其流益盛傍合黎山出 弱水又西北逕高臺所北 都司西

羌谷口北入亦集乃 一百六十里本漢表是縣屬酒泉郡後漢曰表氏後周廢

入張掖縣明初為甘肅衛地景泰七年分置高臺所所北

十里有合黎山有都司志云黑河在高臺所北二百步即

弱水也西種今略云黑河自所南發源東北流逕甘肅復折而西北流入所北環所二面其在甘肅尚散漫 又西逕

自板橋西至九壩皆合為一水深沙浮不可徒涉 鎮夷所南 所在行都司西北三百里高臺所西北一百六

十里本漢酒泉郡地明置鎮夷所高邑李滌禹門云鎮夷黑水即張掖郡西門外十里之黑水也其水由

南山甘峻堡西番地面出來直下趨北山約寬十里北行

百餘里匯為大河西行至鎮夷所出口外水由上岸而下迅疾與沙石偕行土人呼為黑河其水遠望之黝然而黑

掬之實白水也但與黑沙滾行望之若黑水耳此水大小分為七十二渠溉田數萬頃居民不鑿井皆飲此水其南

為天山西北為合黎山余於順治戊子之冬曾渡此河比西黃河尤寬上流甚淺可及馬腹下流非浮舟不能渡按

黑河之狀禹門以目驗得之最為詳確然黑河即張掖河自南山流至甘肅與弱水合則鎮夷之黑水亦弱水矣

禹門從韓汝節以此又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合黎山自甘為界雍之黑水非也 又東北逕 州衛西接鎮

夷所界其峽口即都司志所謂羌谷口也蓋張掖河本名羌谷水經此峽而出因名羌谷口 又東北逕

居延故城又東北入居延澤 漢書元狩二年將軍去病公

延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為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括地志居延故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唐志張掖河西北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孺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史記正義云弱水自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澤行千五百里元志亦集乃路在甘州東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

接沙磧乃漢居延故城按此城太初三年路博德所築亦曰居延塞非居延縣也班志以澤繫縣下未當其下流不知所歸據後漢書東夷傳夫餘國北有弱水晉書四夷傳挹婁國東濱大海北極弱水唐書北狄傳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則似弱水自居延澤東北流歷夫餘挹婁之北境而歸於東海其所行之遠當亦不下黑水也

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鎮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鎮夷所石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卽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日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程大昌禹貢論曰自西漢以來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爲西至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婆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媯水之西入

西海者以應經文而他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經曰弱水既西桑班賈三家所稱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其水未嘗西流故臣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為經證其水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

訖于四海者槩之故敢主其說按史記大宛傳大月氏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漢書西域傳安息臨焉水是此水歷三國之境而條支無之何以知焉水即弱水蔡傳云按通鑑魏

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在事

宋文帝元嘉六年北史載太武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

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渭按魏書神麿二年帝討蠕蠕自黑山出沙漠至栗水緣水西行過寶憲故壘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

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張掖水即張掖河通鑑所謂弱水者也瀚海與張掖水東西相距五千餘里安得為近此皆不詳考之過

賈耽以張掖河當弱水是也程氏乃以條支之焉水為禹貢之弱水夫黑水入于南海經志之矣向使弱水果與條支之焉水通為一川經何不言入于西海而云餘波入于

流沙乎游談不根蔡氏闕之當矣而又引柳宗元之說云

胡明經禹貢錐指

大庚申補刊

西海之山有弱水夫西海卽條支國之所臨也在柳則以爲然在程則以爲否何義乎

韓氏禹貢詳略曰弱水出自西海之山西海今在西寧衛城西三百餘里窮石之山當在其左右自東而西一千五十里至甘州古張掖地過合黎山又五百一十里至肅州古酒泉地又八百餘里至沙州古燉煌地以上皆雍域也又二萬餘里至條支以入西海蔡傳以此西海爲弱水所出故非之然荒遠之外禹雖未嘗至豈可以其未至而遽疑其非一水哉則夫菟園水涿邪山皆其所經過之地也但遠之外夷無可考其接續之所耳渭按柳說本山海經西海之山卽崑崙巨弱水卽郭注所謂不勝鴻毛者也而

林少穎云西海卽鮮水王莽置西海郡處韓氏誤承其說以爲在西寧衛西凡塞外得止水則謂之海非真海也西海本名畢禾羌海亦名青海又名鮮水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詳見導河積石下隱測其地當在刪丹南數百里然

窮石一名蘭門山括地志云在刪丹縣南七十里去青海尙遠古未有謂此山在青海旁者且青海在湟水之南弱水果出其左右勢不得越湟水浩疊水而北至張掖也韓氏云云蓋由羌谷水亦名鮮水其下流與弱水合爲張掖河故遂以此鮮水爲西海而窮石山亦在其左右耳至其敘弱水之所經自東而西至燉煌又二萬餘里至條支入西海謬妄尤甚夫黑水大川也亘絕雍之西界弱水流至

燉煌不滲入沙中則注於黑水矣其能越黑水而西南以至條支入西海乎今黑水既陞亦不聞燉煌界中有水自流沙入西域者其爲無稽之言審矣且菟園水涿邪山在張掖之東北弱水出合黎峽口入居延澤者之所經也韓氏亦錯認在西域書生不諳地理憑臆而談徒來識者之笑耳韓氏雍產也以雍人言雍水世或謂必得其實故詳辨之

漢志

鱒音鹿

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過

郡二行二千二百里按羌谷水者張掖河之上源也其下流與弱水合則弱水入居延海可知矣過郡二者張掖酒泉也自合黎山至居延海行千五百里遡其源而計之則有二千二百里矣就禹貢言出刪丹者爲弱水之正源出鱒得者爲弱水之別源正源主也別源客也志家徇今而忘古往往主容易位故云羌谷水入居延海而刪丹弱水之下則闕而不言讀者以意會可也

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顏氏曰流沙在燉煌西林氏曰弱水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葑澤被孟豬也薛氏曰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金氏曰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卽連流沙弱水滲

其下也鄭氏曉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渭按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故此云餘波

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旣西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弱水實入居延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矣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是以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通典燉煌郡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

衛在肅州衛西八百六里

楚辭招魂云西方

之害流沙千里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晉書咸康元年張駿使楊宣越流沙伐龜茲又苻堅建元十九年呂光討西域自高昌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俄而大雨得濟魏書太平真君中沮渠無諱自敦煌度流沙西據鄯善其士卒

經流沙渴死者大半九年帝遣萬度歸自敦煌以輕騎度流沙襲鄯善下之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氣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唯老駝知之卽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北史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然唐書西域傳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羶蔽鼻口乃無恙郭義恭廣志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三隴云渭按以上諸書所言皆禹貢之流沙也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並南山北渡河行至莎車爲南道是鄯善當流沙之路故周書特繫之鄯善金吉甫云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流沙石亦隨之流也此沙西南出數千里唐書吐蕃傳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浸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此磧尾者乃流沙之盡處也又有白龍堆在廢壽昌縣陽關之西東倚三危北望蒲昌蓋亦流沙之屬漢西域傳鄯善本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贊曰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又有鳴沙山在廢沙州衛南通
典沙州燉煌縣有鳴沙山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云瓜
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貢流沙也明
一統志云古沙州城南七里有鳴沙山沙如乾糖天氣清
朗沙鳴聞數里外夫三危黑水皆在敦煌而又有龍堆鳴
沙以爲之證禹貢之流沙不在居延明矣然弱水至敦煌
滲入沙中宜也而自鎮夷所迄嘉峪關亦不聞有西流出
塞之水以今驗古殊爲可疑嘗按高居誨云自甘州始涉
磧磧無水然則張掖郡界已有沙磧高邑李滌曰西北山
高多風不惟河水與沙俱流抑且風勢與沙俱滾余己丑
往肅州時過高臺所竟日行沙漠之地驛路僅辨馬跡遇
十數廢莊墻垣尙在房屋皆空問之土人云此處風猛沙
飛院中擡沙如擡雪遇一年西北風大將一莊水田墩院
半被沙埋而平昔沙地却被大風卷盡露出腴田因而別
築莊院引渠灌田又成富庶則流沙之名不止沙州矣此
皆禹門所目驗而得之者可見合黎之地卽是流沙弱水
餘波從此西溢滲入沙中無迹可尋而東北入居延之流
滔滔不絕治尙書者安得不以其澤爲流沙也哉近世經
生旣不見西溢之故瀆又不知有東北之正流宜其俛俛
而無適從也

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此二字但據雍州
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

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
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既
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
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殺此化工筆也世都
憤憤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
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
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崑崙山
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涉流沙
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

弱水也楚辭嚴夫子哀時命曰擘瑤木之檀枝兮望閭風
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後漢書西域傳
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西王母所居處近於日所入也十
洲記禹乘踰車渡弱水祠上帝於北河博物志漢武帝時
西域胡來獻香乘毛車以渡弱水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
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
後止故名曰弱史記正義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
達山卽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濶六
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八海舊唐書東女國王居康延
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新唐書東女國有弱
水南流縫革爲船以上所言皆在絕域史固云傳聞有之

而未嘗見且鴻毛不勝草芥難負而顧可乘毛車皮船以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入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也薛氏曰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卽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渭按黑水三危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今已堙涸自三危以南則水行徼外不可得詳亦莫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南海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海也唯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

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所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

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渭
 按滇池所祠之黑水即金沙江與雍州無涉說見梁州山
 海經曰灌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雞山黑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見南山經雞山不知在何郡郭璞無注而孔疏引水經
 以為出張掖之雞山顏師古注漢書同檢今本無此文蓋其書有
 散逸耳太平御覽引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玄
 圃昔有娥氏女簡狄浴於玄止之水即黑水也據此則雞
 山當在甘州張掖縣界漢為樂得縣地今陝西甘州衛西
 有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出羌中北流至衛西為張掖河合
 弱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此水並不經三危入南
 海安得以此為禹貢之黑水耶山海經明言南流注于海
 必非東北入居延之張掖河其雞山恐亦不在縣界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吾縣北百二
 十里又南流二千里而絕三危山在燉煌縣東南四十里
 而又自為之說曰按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
 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千餘里至鄯
 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且曰南海去此甚
 遠阻隔南山隴岷之屬當是洪水浩浩處西戎不深致功
 古文故有疏略渭按南海焦弱侯以為交趾二廣之海是
 也其在揚州東者正謂之東海焉得為南海乎今河州黃
 河之北唯湟水合浩亶水入河不聞有水自沙州東南流
 經鄯州至此八河者所謂黑水將安在乎黑水自三危南

流其當路之山亦非隴岷之屬西戎荒遠故禹功不及三危以北之黑水近爲雍界何言不深致功洪水浩浩九州在處有之古文所紀之水豈皆疏略而不足信乎且水之入河者同歸於海渭洛入河經書入河而不書入海黑水果隨河而東經安得書入于南海乎瞽說欺人眞書田之稂莠鋤而去之斯爲快也

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瀾滄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樣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

勿川有瀾滄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蔡傳云樊綽謂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滄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渭按蔡氏述蠻中四水與易氏異麗水諸家以爲卽金沙江出今麗江府界者然金沙江有二一卽古繩水東北流合若水至夔道入岷江不入南海一在緬甸東卽明正統中王驥征麓川兵抵金沙江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無至此者也綽云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元史曰古朱波也漢謂之揮唐謂之驃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此江東北距麗江府二千餘里易氏謂樊綽所稱麗水卽漾

裨江大謬雲南諸巨川若漾濞或作裨 又作備 闕滄潞 一作江亦
 入南海然其源皆在吐蕃河源之東黑水勢不得越河而
 南與諸川會唯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
 危南流或為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
 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
 此為麗水耳然驃國去梁州遠甚苟以梁之西界亦即此
 水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
 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
 至此余故謂界梁州者當為麗水而緬甸之金沙江縱是
 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為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為梁
 界也

唐藝文志有樊綽蠻書十卷注云咸通蔡襲從事今按懿
 宗咸通三年以蔡襲為安南都護綽佐其幕時南詔阻兵
 綽所案行者唯交趾地目未窺滇况梁與雍乎故南詔改
 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而為一
 三危雍州山也而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為黑水所
 經之三危此無異瞠目而道黑白宋儒多襲其說識何淺
 也

蔡傳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
 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
 為黑水而入于南海滑按蔡氏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
 積石故其山南直西傾又南為岷山而以岡脊分東西岡

脊以東之水皆入河漢岷江信矣若夫岡脊以西之水則勢必入河安得越河而西爲黑水以入南海乎案圖而察之粲然一笑也

蔡傳述程大昌之論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而傳同叔非之曰

程公駿酈道元等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葉榆澤爲黑水之正源又以滇池縣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有黑水祠爲證也又據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麓冷縣今化外瀼陸等州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也而

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接壤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卽雍州鄰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見水程公乃疑更

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遙設而望祀是乃臆度之說也又
三危山無所證著以三苗遺種在宕昌即今化外宕州岩達浪反疑其

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為實者也渭按

程氏小變樊說以葉榆水為黑水之源而又援滇池黑水

祠以證即如所言此亦在梁域去雍絕遠而程氏必欲以

一水貫二州因復求東女弱水以為葉榆黑水之上源而

三危山當在某旁支離舛錯至此而極傅氏駁之深得其

輾轉附會之情大昌之謬甚於樊綽杏溪之識遠過九峰

矣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為榆樹之葉澤以

榆葉所漬得名檢酈注無此言蓋亦出樊綽韓汝節云此

說尤不通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若流去數千里其色尙

不變有是理乎且他處黑水甚多未聞皆有樹葉落其下

也宕昌國唐為宕州地州南至扶州四百一十里北至岷

州二百五十里蓋古梁州之北界而程氏云葉榆在蜀之

正西東北距宕昌不遠計宕州西南距大理凡三千餘里

而猶謂之不遠豈生不見圖籍乎且葉榆縣在益州郡西

七百餘里縣東有葉榆澤其下流雖逕滇池縣南而未嘗

有黑水之稱安得謂即其所祠黑水之源哉周密齊東野

語日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

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

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

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

外其所謂多引外國幽奧地理者蓋卽條支媯水東女弱水之類小辯破義不惟無益於經而且有害於經坐此左官非不幸也

李元陽黑水辯曰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人南海之水唯今滇之闡滄江潞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否水勢洶湧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唯闡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卽爲夷緬則禹之所導以分別梁州界者唯闡滄足以當之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

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闡滄之爲黑水益明矣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埋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旛然黑水之源正在旛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渭按元人以闡滄江爲黑水因指雲龍州東江上一山爲禹貢之三危

州屬蒙化府

不知與樊綽所云

在羅些城北者是一是二要以雍州之山移之於雲南其謬則均也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張立道事以證闡滄之當爲黑水闡滄雖出吐蕃中元陽亦嘗沂流而上至燉煌之南親見其與北來之黑水接續爲一川乎若猶未也謂此江與雍州相連吾不敢信也吐蕃河源直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而今闡滄之源近在麗江府西北五百餘里其地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則必入于河矣安能越河而南與闡滄相接以入南海乎闡滄非雍州黑水之下流又甚明也

焦弱侯禹貢解云孔穎達接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于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求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金仁山又謂瀘水卽黑水經雲南至交趾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口按四川行都司城南有瀘山卽瀘水所出而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說不足信要之孔得其上源樊得其下流孔得所謂至于三危者而入于南

海之說未通樊得所謂入于南海者而至于三危之說未通也渭按焦說近是然雞山不知何在自燉煌西北大磧以至三危不聞有黑水可以目驗而知之者安見孔之果得上源乎麗水土源與王危之黑水斷續總不可知苟衛志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經黑山下又南合於白水白水在衛西南二十里源出衛北山谷中南流與黑水合又有紅水在衛東南三十里源出衛南山谷中西流會於白水入西寧衛之西海然則此黑水合白水與紅水俱入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而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凡此類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瀘水源出建昌衛西北南合繩若二水東北流入蜀江不經交趾入海宜其無黑水口也金說實謬

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翟所據及周室東遷舊都八百里之地悉棄以予秦秦染夷俗諸侯擯之不與中國會盟輪軒之使莫有過而問焉况三危西裔之區乎故屈原天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蓋自戰國時此地之山川已與崑崙弱水同其渺茫僅得之傳聞而無從目驗矣秦火之後載籍淪亡漢興治尚書者不能言黑水三危之所在武帝通西域玉門陽關之外使者往來數十輩不聞涉大川而西有可以當古之黑水者故班志張掖酒泉燉煌郡下並無其文司馬彪亦無可言至酈道元始云黑水出

張掖雞山而所謂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亦不過
 順經為義與他水歷敘所過之郡縣者詳略相去遠矣故
 杜佑云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
 唐初魏王泰撰括地志又云黑水出伊吾縣北此與張掖
 雞山未知孰是然其所謂南流絕三危者竟亦不可復尋
 按伊吾縣唐伊州治也本伊吾盧地貞觀初內附乃置郡
 縣自甘州以至伊州凡一千五百餘里郵傳不絕宦游之
 士商旅之徒與夫出使西域者往來如織而不聞言燉煌
 之西有黑水焉此杜佑所以復有年代久遠或至堙涸之
 說也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余
 曰堙涸之故嘗觀於黃河而知之矣夫下流壅塞則上流

必決而徒道水之常也齊桓公時九河填闕下逮周定王
 五年不過四五十歲而全河南徙鄴東之故大河黎陽之
 宿胥故瀆漢世已不可得詳矣黑水當亦如此蓋三危以
 南禹功不及易致壅塞下流既然則上流決而徒道從塞
 外行不復經燉煌界中此三危之西鹽澤之東所以終不
 見有黑水也難者又曰水即不至其枯瀆寧無遺跡乎曰
 凡黃河既徙之後其枯瀆風沙填塞未幾而化為平陸况
 黑水經流沙之域風吹沙擁抑又甚焉遺迹無存固其所
 矣周定王時河徙史遷亦不能言賴有周譜載其事王橫
 始得據此以推知禹河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彼黑水者不
 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

而孰為傳之耶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况伏生輩乎自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况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

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

七郡謂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也

南史扶南國東界即大漲

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者也

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所向或正南或東南西南皆未可知而說者多以闕滄為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入海差近梁州之微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為闕滄與東南至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終難取信何如闕疑之為善乎合黎之北禹未嘗身歷其地則略而不言而黑水獨言入于南海者蓋西戎即敘之後其人必有能言黑水之所歸者故因而志之

或問元世祖使都實求河源當時若更遣一使與都實俱發一窮河源一求黑水豈不甚善曰求河源易求黑水難河源但自積石沂流而上見其山下之水與吐蕃之河相

接則以為源在吐蕃矣黑水異於是燉煌之西既無其迹
 卽逢黑水之源安知為古之過三危入南海者乎三危以
 南未悉其形卽逢入南海之流安知為古之出張掖過三
 危者乎幽荒之域載籍無徵非若禹河之南徒有周譜以
 紀其事漢河之故瀆有水經以詳其道也雖復遣使古今
 源流無可參驗亦何所得哉

雍州自禹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

廢夏州界水經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

水入河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

沈氏筆談云余奉使慶州嘗宿大幕北黑山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一

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蓋卽出奢延縣者一

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聚水經注云渭水自落

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也一在今秦安縣

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懸鏡峽又西

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云

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入

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整屋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

南山歷竹圍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

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寧夏衛入河

是也一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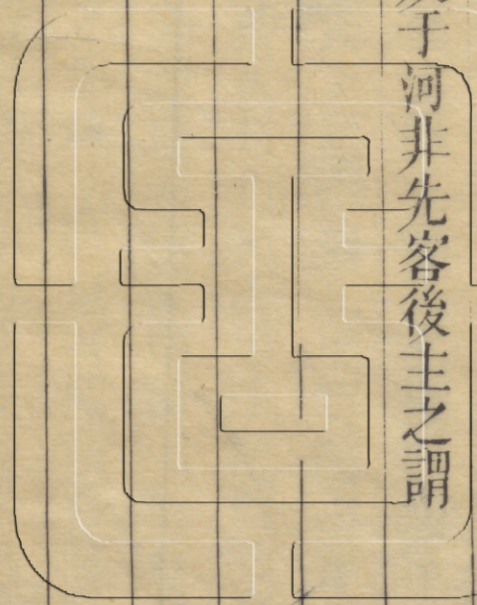
環縣寧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

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
 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

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卽弱水合張掖河
 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
 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寧衛入西海寰
 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壁
 玉之山是也鴻鷺山今名嘉峪山在肅州此皆水之小小
 者不經三危八南海韓汝節以在鎮夷者爲禹貢之黑水
 焦弱侯以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水並誤

易氏曰欲正主水先清客水弱黑東爲中國病禹先經理
 之二川安流而中國之川可以次第治矣渭按此主客先
 後之序山齋就雍言之乎抑統九州言之乎就雍言之則
 首治弱末治黑何以均客水也而先後殊統九州言之則

雍最高治二水最後而何以反居其先皆於經旨不合不
 知九水次第乃循行先後之序而非施功先後之序時禹
 方在雍水土功畢乘舟案視自弱水始導至合黎又西卽
 爲黑水導至三危轉而東南爲積石順道塗之便故首弱
 次黑以及于河非先客後主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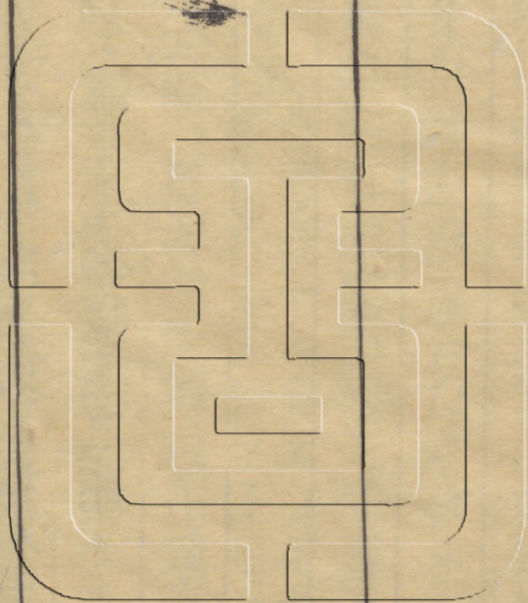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終

皇清經解卷三十九 胡明經禹貢錐指

漢軍樊 封舊校
 番禹高學 耀新校

三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四十一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林氏曰：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二千餘里，禹記河之所逕，疏闊若此者，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渭按：積石龍門見雍州，導者循行之謂先儒皆以爲施功，故其說多誤。洪水爲帝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先從事於積石，舍近圖遠，無是理也。辯見導弱。

水下

漢志金城郡河關縣下云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云鹽澤水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後漢縣屬隴西郡志云積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此禹貢之積石也段熲傳自張掖追西羌且鬪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唐書侯君集等追吐谷渾王伏允至星宿川又達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是皆河關縣西南羌中之積石自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於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西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衛治又於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鄯州西南百五十里鄯州治化城縣其故

城在今西寧衛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西臨大澗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所治而積石之名

遂移於塞內杜氏通典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

即禹貢導河積石蔡傳承其誤曰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

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閻百詩為之辯曰漢

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後梁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

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後没人吐谷渾遂不復况積石又

在其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

河處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本漢金城允吾

音鉛縣地後漢為龍耆音城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

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音縣分界枹罕今臨洮府之河

州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西北百二十

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餘里豈在其縣界者乎縣界之積石乃小積石山即

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魏王泰

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

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

小積石山李吉甫曰河出積石山西南羌中今人目彼為

大積石此為小積石然則蔡傳當云何曰引地志下當云

今鄯州西南塞外山也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

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渭按應劭云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河首積石南枕析支

則縣距此山亦千餘里可知矣自東晉之後縣為吐谷渾

所據遂以枹罕為華戎之界故唐初太子賢注後漢書誤

認龍支之積石為禹貢之積石後漢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

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

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而中葉已知其非獨杜

佑不審耳宋咸平四年真宗指甘沙伊涼等州圖謂輔臣

曰此圖載黃河所出之山乃在積石外與禹貢所述異蓋

亦以龍支之積石為禹迹也蔡氏承誤以釋經學者宗之

故元都實窮河源仍以廓州西南之積石州為積石州即唐積

石而至正中修宋史其河渠志亦云黃河自貴德西寧之

境至積石經河州昔郭景純注山海經曰名實相亂莫矯

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此之謂矣

漢志馮翊夏陽縣下云禹貢龍門山在北劉昭注補郡國

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水經注引魏

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

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

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

門二縣有龍門山卽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矣然經

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杜說本顏師古辯見導山

水經注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重源出於積石之山禹貢

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

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

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河

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應劭曰禹貢

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

之河曲羌也河水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

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尋廢按漢志金城臨羌縣

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古音西與僊同僊海卽西海也一

名卑天羌海亦曰青海又曰鮮水海趙克國請治湟陁以

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王莽誘塞外羌獻鮮水海允谷

鹽池是也郡治龍夷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十里元和志

云鄯州西至西海三百七十里龍夷城卽今西北三百五

十里威戎城也今爲西寧衛西塞外地臨

羌故城在衛西二百八十里浩亶河南

歷大榆小榆谷北

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中無復聚落

又近塞內有西海鹽池之利宜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從之後羌反遂罷按允川

在西寧衛西南塞外大小榆谷卽唐之九曲也東去積石

軍三百里水甘艸良宜畜牧睿宗時楊矩爲鄯州都督奏

皇清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庚申補刊

右節度使復收九曲置澆河洮陽二郡高適作九曲詞以美其功

澆水從東南來注之河水又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

十里東西七十里都不生草木沙州於是號焉按澆經誤作洮今據注改正又東流入西平郡

界左合二川後漢建安中析金城郡臨羌等縣置西平郡治西郡縣後魏置鄯州隋改縣曰湟水其故

城即今西寧衛治也元和志云湟水縣本漢破羌縣地又東逕澆河故城北有古城

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按南涼秃髮烏孤以河南地為澆河郡治此城唐於此復置澆河郡其東為積石軍

又東逕石城南昔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按後魏石城縣廢帝改曰化隆唐

改曰化城廓州治焉元和志云黃河在縣南八十里又東北逕黃河城南西北去西

七又東逕邯川城南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川注于河

檀所置邯按廢廓州城東南有邯川城秃髮儆

北為濟渡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寒於白土即此矣

五年自將伐吐谷渾出臨津關渡黃河又東左會白土川

至西平即此城也白土城在西寧衛南

水北出白土城西又東北右會二水河北有層山山甚靈

時見神人往還俗不悟其仙乃謂之鬼彼羌目鬼曰唐述

因各唐述山按西寧衛東南八十里有龍支故城本漢允

吾縣地後漢置龍首城和帝以曹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

龍首是也後魏於此置北金城縣西魏改曰龍支元和志

積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各小積石山在鄯州龍支縣西南九

十八里河州枹罕縣北七十里黃河在龍支縣西南六十

里枹罕縣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五巒俱時按鳳林在

北五十里今河州北隋志枹罕縣有鳳林

山元和志云在又東與灘水合灘水導源塞外羌中東北

皇清經

卷四十七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庚申補刊

東洮水注之沙州記曰洮水出強臺山東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其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逕會

城北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左會

大夏川水又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

也按會城即臨洮故城在洮州衛西南七十里元和志云

故城即今臨洮府西南狄道故城也元和志大夏縣西北

至河州七十里大夏川水經縣南去縣十步近志云大夏

河即灘又東逕金城允吾縣南湟水從西來注之允吾金城

水謬也也西有湟水水出塞外東南流逕龍夷城又東南逕卑禾

羌海北又東逕湟中城北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又東逕

臨羌新縣故城南又東逕西平城北又東逕樂都城南又

東逕破羌縣故城南又東與閼門河合即浩亶河也又東

逕允吾縣北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又東注于金城河即

積石之黃河也元和志湟水各湟河亦謂之樂都水出青

海東北亂山中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按蘭州本漢

金城縣允吾浩亶枝陽今皆在其境州西百二十里有允

吾故城後漢光和六年金城河水溢出又東逕石城南之

二十餘里即此河也浩音誥亶音門石城津關驕曰在金城西

北今蘭州西有石城津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州志

日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梁泉又東逕榆中縣北昔蒙恬

水注之按故城即今蘭州治又東逕天水北界苑

逐戎人開榆中之地金城之屬縣也又東逕天水北界苑

章懷太子賢曰榆中在金城縣東北又東逕天水北界苑

永出勇士縣南山東北流逕牧師苑而北注于河有東西

二苑城西城即乞佛所都也按今靖遠衛西有苑川城黃

河自蘭州界東北流越亂山中二百餘里入衛界又北逕

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廣又北逕

武威媼圍縣東北今寧夏中衛西南有温圍水下流入黃

度温圍水胡三省曰漢武威郡有媼圍縣此水或因以名

媼譌温也又莊浪所本漢武威郡地宋元嘉十六年魏主

壽議伐涼州李順等請自温圍水以西至姑臧則此水又

當出媼圍縣界縣在河西莊浪之東南中衛之西南也又

東北逕天水勇士縣北今靖遠衛西二百

里故城又東北逕安定

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

南山北流注于河按祖厲音單賴其又東北逕麥田城西

故城在靖遠衛西南一百三十里又東北逕麥田城西

又東北逕麥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按麥田城

在靖遠衛北晉咸和四年乞伏述延

見趙亡懼自苑川 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壟山苦

遷于麥田即此 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

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

又北入于河元和志秦長城在平高縣北十里按今平涼

府莊浪縣西二十里有苦水川自靜寧州流入又北入鎮

原縣界為高平川高平故城在今固原州西二里 又東北

建武八年光武討隗囂進至高平第一城是也 逕昫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

音旬箇其故城在今寧夏中 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河側

衛東唐為靈州鳴沙縣地 山相對水出其間即土河峽世謂之青山亦稱 又北逕富

平縣故城西北地都尉治今在靈州所西南 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城在河

連果園也唐朔方節度治所元和志靈州理廻樂縣本漢

富平縣縣枕黃河後魏刀雍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開富

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人大

獲其利又薄骨律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靈武縣

東南至靈州十八里黃河自迴樂縣界流入漢渠在縣南

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為千金大陂其左右又

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五代唐長興

中朔方帥張希崇亦引河渠興屯田以省漕運民夷愛之

今靈州所境田多沃饒恒無 又逕典農城東又逕北典農

虞涸之患賴黃河之灌溉也 城東二城皆土河典農都尉馮 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漢屬

郡其故城當 又北與枝津合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

在今所西南 元和志懷遠縣在靈州東北隔河

水 又東逕渾懷鄣西一百二十里廢靈武城在縣東北

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 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山石自然有

恬所築古謂之渾懷鄣 又東北逕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

狀亦謂之畫石山 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封縣故城東在

今在平羅所東 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封縣故城東在

臨戎縣西一百三十里按三封屬朔方郡其故城 又北逕

在今榆林衛界廢夏州西南長澤縣北二十里 又北逕

臨戎縣故城西郡治 又東逕沃野故城南元和志沃野

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從西策一鎮也刀雍上表云

臣鎮去沃野鎮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又北屈南河出焉後見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見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後 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朔方

都尉治自縣西北出雞鹿塞漢甘露三年董忠送呼韓邪單于出雞鹿塞後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伐匈奴是也城今在廢

夏州西北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漢元朔二年衛青絕梓嶺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漢人謂之北河然北河之名秦已有之史記惠文王後五年遊北河昭襄

王十八年又之且郡北河是也東逕高關南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至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關之名漢元朔四年衛青敗右賢王於高關即此處也按高關在廢豐州城西又東逕臨河黃河外劉昫曰高關北距大磧口三百里

縣故城北城在今榆林衛西北又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名自高關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史記秦使蒙恬北擊胡渡河取高關據陽山北假中是也按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北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艸木茂盛多禽獸木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為寇是

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徵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山縣亘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又南屈逕河目縣左括地志

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南

逕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五原安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漢朔方郡治元和志什費故城在夏州朔方縣理北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

建築朔方亦謂此自漢至今常為關中根植什賁之號蓋蕃語也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源出縣南百步赫連勃勃於此水之北黑水之南改築大城名統萬城酈道元云蒸土加功唯

又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朔方中部都堞雖久崇墉若新又東逕西安陽故城漢屬五原郡城北又渠搜說見雍州

東逕田辟城南漢志五原郡成宜縣下云中郡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讀曰壁原亭田辟

蓋皆縣界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城在廢豐州界又東逕原亭城之地名

南五原中部又東逕宜梁縣故城南謂之石崖城今在廢

豐州都尉治又東逕稠陽城南河陰縣故城北稠陽城即稠陽塞在稠陽縣西北後

漢永元初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稠陽塞即此城河陰漢屬五原郡

秦置九原郡治此漢元朔二年更名五原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陶山築亭鄯為河上塞徐廣曰陶山在五

原北元和志敬本古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鄭虔軍錄曰時人以張仁愿河外築三城自古未有敬本城周一萬

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亦古之堅守賈耽又東逕臨沃

縣南又東石門水南注之水北出石門鄯東南流逕臨沃

在稠陽縣西又東逕稠陽故城南五原東部都尉治在榆林衛

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大初三年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亭障西北至盧朐山謂之光祿塞即此按中受降城本秦

九原郡地唐置天德軍元和志云武川城在軍北三百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也自北出石門障即光祿城古入

匈奴大路又東逕塞泉城南又東逕雲中槓陵縣南又東逕沙

南縣北河水南入槓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

經涉縣在山南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

次按緣胡山今在山西平鹵衛西北黃河西來折而南流處槓陵即廢東勝州也其故城在衛西北河東岸沙南故

城在西岸榆林塞外唐為勝州地經文當云又南逕雲中槓陵縣西又南逕沙南縣東則與酈元所見者符矣從

縣東屈南逕沙陵縣西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南流入

又南逕赤城東又南逕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

鹵衛又南樹頽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至沃陽故城西

尉又南大羅水注之水上承樹頽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

治又左得湍水口城南又西南注于河武縣在善無西

百五水出西河郡美稷縣西流合呂梁山

湍水口當在今河曲又南逕西河圖陽縣東圖水注之水

縣西北天橋峽也又南逕西河圖陽縣東圖水注之水

也同音銀史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圖洛之間即此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

山東逕榆林塞入長城又東注于河按榆林塞在廢勝州南界亦謂之長榆又南逕離石縣西

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合黑水又東合走馬水又東入于河離石今永寧州奢

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又東逕土軍縣西漢屬西河郡今為石樓縣又南逕上郡

高奴縣東今膚施縣北百里有金明城即漢高奴縣也又南逕河東北屈縣西

即夷吾所居邑今吉州北二十里有北屈故縣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

是也又南逕皮氏縣西今河津縣西有皮氏故城書序祖乙地于耿即此北屈故城

西十里有風山元和志風山在慈州吉昌縣北三十里風山西四十里有孟

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

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滅禹疏通謂之孟門

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

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

崩浪萬尋縣流千丈鼓若山騰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

門流駛竹箭非駟馬之追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

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寧衛西

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

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

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南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

大積石山千餘里又東北逕州北合灘水又東北合洮水二水已見上文

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疊水自西來注之州在臨洮府北

二百十里黃河去州二里關駟所謂金城河也湟水自州

西一百八十里入河唐書吐蕃傳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

五穀引河灌 **又東北逕金縣北** 縣在蘭州東九十里 **又東**

北逕靖遠衛北 舊名靖虜屬陝西都司本漢鷓陰縣地後漢建初中趙冲追擊叛羌於鷓陰河即此

衛北有韋精山黃河自金縣亂山中來至衛西南百里烏蘭關漢祖置縣地也唐置烏蘭縣屬會州有黃河堰刺史

安敬忠所築 **又東北逕寧夏中衛南** 衛屬陝西都司黃河去衛十五里地勢稍

以捍河流 **又東北逕** 平河流益盛衛東南一百五十里有鳴沙城西 **又東北逕**

靈州所北 縣在寧夏衛南少西九十里一曲自澆河至故胸卷

縣率東北流至富平始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衛屬陝西

曲而北流亦謂之河曲 **折而北逕寧夏衛東南** 都司宋為

懷遠鎮乾興二年李德明城此為興州以居景祐中元昊

升為興慶府衛西至賀蘭山邊界六十里北至鎮遠關邊

界二百里東至榆林衛界三百五十里黃河去衛四十里

元和志保靜縣西南至靈州六十里本漢富平縣地賀蘭

山在縣西五十三里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

武縣又西北經保靜縣西又北經懷遠縣西又北逕定遠

城西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在黃河西從

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真邊城之巨防山

之東河之西有平田數千頃可引水灌漑如盡收地利足

以贍給軍備也顧景范云自寧夏以上民多穿渠漑田而

寧夏之利尤博蓋上流勢少緩無溢 **又北逕平羅所東** 舊

決之患且泥沙未甚故引河為宜也 **又北逕平羅所東** 舊

平虜在寧夏衛東北一百二十里河去所十五里 **又北逕**

賀蘭山在所西六十里鎮遠關在所北六十里 **又北逕**

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 衛本漢上郡龜茲縣地金元

統二年築榆林城天順七年置榆林衛治焉北至邊牆十

里其外皆戰國時雲中九原地也黃河自靈州所橫城堡

西折而北逕寧夏平羅入衛界廢豐州城在衛西北塞外

七百里本漢朔方郡之廣牧縣後魏為懷朔鎮隋始置豐

州治九原縣明初廢杜佑曰豐州西至黃河百 **折而東逕**

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

三受降城南 元和志三受降城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

河北岸有拂雲堆神祠突厥將人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

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婆

葛仁愿奏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

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從之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

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遙相應接北拓三

百餘里於牛頭卒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皇青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上 庚申補刊

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滅鎮兵數萬人顧景范云中城在廢夏州北八百里西城在廢豐州北八十里東城在廢勝州東北二百里今按東城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嘗都此唐置振武軍元和六年以韓重華爲振武營田和糴水陸運使重華請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中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二百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萬見韓愈送重華歸所治序

其東岸則平鹵衛

廢勝州城在榆林衛東北四百五十里本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隋置勝州治榆

林縣元和志云北近榆林卽漢之榆林塞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東受降城在縣東北八里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自夏州朔方縣流入又經河濱縣東十五步關一里不通艇楫卽河濱關渡處名君子津杜佑曰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平鹵衛在山西大同府西少南二百四十里明置本漢鴈門郡之武州縣隋唐以後爲朔州地元和志黃河在朔州鄯陽縣西三百里遼自河西移置勝州於此曰東勝州其故城在今衛西北元志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峰南卽今州治也明洪武初改建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

寇益稀少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就延綏其地遂墟今按自廢豐州西至廢勝州東黃河三面圍繞之地周數千里謂之河套周曰朔方秦曰新秦漢爲朔方郡地隋唐爲豐勝二州地明爲榆林衛北境自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二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外險盡失寇來莫禦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阿羅山孛羅出三部始入居河套屢爲邊患隆慶中吉能以俺答內附亦來款塞因而羈縻之本朝屬理藩院榆林新志曰河套之地南抵邊牆北濱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亦一二百里唯黃甫川之南焦家坪及娘娘灘羊圈渡口爲最近

云

又南逕府谷縣東其東岸則河曲縣保德州府谷在陝西葭州東

少北三百四十里黃河南流逕黃南川東九里入縣界又南逕縣東去縣百步河曲在山西太原府西北五百二十里黃河在縣西北府志云自縣東北故東勝州境轉而西南流八十里至縣西北平泉村復轉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峽又南流入保德州界偏頭關在縣東北一百十里東接鴉角山西逼黃河其地東仰西伏因名偏頭保德在府西北五百里黃河

迤西逕神木縣南又南逕葭州東其東

岸則與縣

神木在葭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去縣十里葭州在延安府東北五百八十里黃河去州一

里興縣在太原府崞嵐州西一百五十里黃河在縣西五十里元和志嵐州合河縣黃河在縣西二里按今興縣西北五十里有合河故城舊志云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俱鄰陝西河最狹而於神木渡河為尤易又南

逕吳堡縣東又南逕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寧州寧

鄉縣吳堡在葭州南八十里黃河去縣一里綏德在延安府東北三百六十里黃河去州一百二十里無定河

在州城東即古奢延水以瀆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臨縣

在山西汾州府西北三百里黃河在縣西八十里永寧州

在其西少北一百二十里寧鄉在州西南五十里黃河並

定胡縣黃河去縣西二百步按平夷故城即今寧鄉縣

治定胡當在永寧州界永寧本石州明隆慶三年更名又

南逕清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

岸則石樓縣永和縣大寧縣清澗在延安府東北一百三

在府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四十五里延長在府東少南

百五十里黃河去縣三十五里元和志延州延水縣黃河

在縣東八里門山縣黃河在縣東三十五里按延水故城

在今府東北一百十里門山故城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

石樓在汾州府西少南二百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九十里

永和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西九十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

大寧在州西南九十五里黃河在縣西六十里又南逕宜川

八里孟門山在縣西南八十里與吉州分山

縣東其東岸則吉州鄉寧縣宜川在延安府東南二百八

志丹州汾川縣西南至州七十里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

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為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

石槽長千步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龍鼉魚鼈所不能遊按

汾川故城在今宜川縣東七十里孟門山在縣東南二十

里黃河西岸山勢綿延與昔州孟門山參差相接即文城

故縣西南三十六里河中之石槽山也吉州在平陽府西

二百四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

里鄉寧在州東南六十里黃河在縣西七十九里又

南至韓城縣東北龍門山在焉其東岸則河津縣韓城在

同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去縣十五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

河津在平陽府蒲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在縣西元和志云

去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陸

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

上則為龍故曰曝鯁龍門水經注曰其魚出鞏縣鞏

穴每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否則黥額而還此導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皇清集 卷四十一
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

蔡傳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余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渭按安國傳言禹治河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亦有所本鑿山卽闢龍門穿地卽鑿

呂梁也但不當云起自積石耳穎達復爲之說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言自龍門以下亦然則其所穿鑿更遠矣李復謂起自東受降城較安國所言爲近然計東城至安國嶺亦有千四五里如必須處處穿鑿豈人力所能及禹勞民亦不應至此而二孔之妄又無論矣總由以導爲施功遂積誤相承而不覺耳至其所謂鑿山穿地者亦只是因舊修闢非本無水道而始開之蔡氏云云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孔疏謂積石在龍支又據釋水之文故云至龍門三千餘里然其實不止於此約計有四千三百餘里若禹貢之積

石更在龍支縣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也龍門以下記河行方向甚詳而其上絕不言方向蔡傳云荒遠其所略也今按龍門以上禹功所不加故數千里之河總括爲一句河自積石東北流至寧夏折而北至廢豐州折而東至東受降城折而南方向不一難於屬辭故略之非爲荒遠也

河自積石至龍門所行皆

雍州之域不可謂荒遠宋人見朔方西涼不入其版圖遂以荒遠目之耳

禹導自積石爲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及三代之季雍州西北二隅每爲戎翟所侵秦漢以來屢復屢失大抵河湟之外悉屬羌渾雲中五原盡歸獯鬻河行其閒出且入者再唐之中葉吐蕃盛強盜有隴西州縣遠近有司

不復傳宰相賈耽乃繪布隴右出南九州具載河所經受爲圖曰吐蕃黃河錄貞元十四年上之

藝文志有賈耽吐蕃黃河錄四卷

其繫之吐蕃者蓋本中國河行之地而時爲吐蕃所據耽志存經略故詳著之非謂河源之在積石外者也宋世亦陷吐蕃及西夏元乃混一罔不賓服明仍以河州爲入塞之始而天順六年元孽毛里孩等入居河套羈縻不絕以迄於今漢雲中五原二郡地遂不登版圖黃河之行其境者世將不知爲弼成之所及而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故余解導河於大積石以下黃甫川以上備攷古記敘次特詳

附論河源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泐天之水泐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杆是多怪鳥獸又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泐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達泐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

渭按此第二卷西次三經文也是書山川之方鄉里至不可為典要後世無從測算崑崙疑當在西域而不知其在何國去玉門陽關凡幾許也

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泐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碧方鳥東郭注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醜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任臣廣注云此文王崇慶疑其重出非有二崑崙也

按此第十一卷海內西經文也其山即西次三經之崑崙唯多弱水青水耳海內謂西海之內郭注云海外復有崑崙者即大荒經之所言也是書非一時一手作故文多冗複謂此條重出者近是但考其河行之方鄉自崑崙東北

隅西流逕其北又西南出渤海外又西轉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則崑崙反在積石之東矣有是理乎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注云弱水其水不勝鴻毛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

按此第十六卷大荒經文也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據此則海外崑崙當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

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之崑崙非也

爾雅釋水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郭璞注云虛山下基也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眾水涵滂宜其濁黃

按爾雅比山海經差為可據河出崑崙信矣離騷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閼風在崑崙之上白水其即山下之河源乎然自漢以前但知崑崙在中國西北終未明在外國某地也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西域還為天子言于寘徒賢反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
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
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
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太
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
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按張騫及後使者皆未嘗指于寘之山爲崑崙武帝自案
古圖書以名之耳故太史公云不睹今其圖與書並不傳
後世必欲求崑崙之墟唯葱嶺河所本者近是山海經之

方鄉里至不足憑也以理度之則崑崙當在葱嶺之西北
而遠近終未可知多方推測奚爲乎法言病子長愛奇而
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
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
漢書西域傳西域曰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
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
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曰玉門陽關西則限
曰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原一出
葱嶺山一出于闐與寘同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
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廣袤二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曰爲潛行地下南

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按史敘兩源歷歷如畫了無可疑河神物也潛流所在多有
何獨至於河而疑之但積石出為中國河處恨古來無人
目驗其狀耳然鹽澤受西域數大川之水隱淪之脈豈無
所發越而遂止揅之以理殆非妄言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酈注曰禹本紀與此同高
誘稱河出崑崙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
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
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
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灑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
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
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
諸仙居之數說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深三百仞唯馮夷

都焉渭按此渤海當在蔥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即
蒲昌雷翁室蘭之類非真海也下文云又出海外南至積石
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注曰余考羣書咸言河出
崑崙重源潛發淪於蒲昌出於海水逕積石而為中國河而
經文在此似於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酈意以此二十
字為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蔥嶺觀之則積石反在蔥嶺之北
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渤澤之下則自崑崙
崙而蔥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矣 又南入

蔥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身毒之國蔥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
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
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又逕難兜國北西南去罽賓國三
百四十里渭按身毒當作捐毒漢書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
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蔥嶺屬無人
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
先儒以為即身毒非也張騫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
里有蜀物去蜀不遠大夏即大月氏所居之地也今捐毒在
大月氏之東北西去休循二百餘里豈身毒乎酈注蓋承其
誤氏 又西逕罽賓國北又西逕月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南

焉水地方數千里竺枝扶南記曰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
安息國也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
是青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為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渭按此中國之河源也其逕休循難

雷菿海釋氏西域記曰峴羅跋禰出又西逕四大塔北顯所

謂竺利尸又西逕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渭按

之羅國也自罽賓至陀衛皆西流注西海

知蔥嶺之河東西分流不然則似河水自蔥嶺西行至陀衛

而復東行以入蔥嶺治皮山城西北

之東大惑不解矣去莎車三百八

十里渭按自此以下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

皆東流注鹽澤之水謂仇摩置自置北流

逕于闐國西治西城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南河又東逕于闐北漢書

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又東北逕扞彌國北西去于闐二

渭按南河即于闐河也百九十里南

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

去扞彌四百六十里大承釋氏西域記

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

王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北左會南河

合流東逝通為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故樓蘭也其水東

注澤澤在國北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域記曰南河自

于闐東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

流出焉上承北河于疎勒之西東北流逕疎

逕南河之北疎勒城南去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

又東逕莎車國南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南當作北

又東南逕溫宿國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

南姑墨川水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

南注大河夫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

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坳澤樹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河水又

東逕墨山國南渭按漢書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

三十八里於西域為中姑墨國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

一里焉耆國王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山國又東逕注賓

城南渭按此即上文又東逕樓蘭城南又東注于坳澤即經

所謂注賓河

是時經

卷四十七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大國地方千里皆為鹽而剛堅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西南流今移置於此海語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

酒泉張掖郡南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

按水經敘西域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唯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知此非其本文乃妄庸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殊不知渤海之亦名蒲昌海也被見此經云河水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遼遠而

坳澤最近故移積石於渤海之下使坳澤與敦煌相接殊不思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為羌中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覩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謂河自鹽澤東流入玉門陽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為纂集之不詳固其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以下發明頗多其言崑崙墟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山也曰宜在蒲昌海下其言蔥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水其言蒲昌海也曰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正其謬而補其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哉

又按山海經有兩崑崙一在中國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

三唐申補刊

其東北隅者是也一在西海之南西王母所居弱水之淵環其下者是也水經敘河水主在西北者言而亦不能確指在某國其曰南流入渤海者猶鹽澤之隱淪也其曰又南入蔥嶺山者猶積石之顯發也然則自崑崙以至積石有二重源矣蔥嶺之顯發莫有能言其狀者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則山海經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蓋與梁州之潛水入龍門大石穴下西南潛出者相似鹽澤之伏有奇狀則積石之出亦必有奇狀惜乎自漢以來二千餘歲曾未有一驗之者也

又按酈注言敦薨之水出敦薨之山而引山海經以爲卽西流注于泐澤出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夫敦薨在焉耆之北匈奴之西烏孫之東而崑崙近直其西南則崑崙之處所未有明確於此者是水爲河源無疑而蔥嶺于闐之水皆旁源而非正源矣然釋氏西域記以阿耨達爲崑崙其山所出之水有北流入牢蘭海者苟以爲河源有何不可彼亦一崑崙此亦一崑崙安見敦薨之獨是也閒嘗綜而論之西域之水注鹽澤者其源有四一曰蔥嶺二曰于闐三曰敦薨四曰阿耨達終不知何者爲正今所急者但當驗積石重源之有無以辨西域吐蕃之是非耳其孰爲崑崙孰非崑崙孰爲河源孰非河源愚不敢臆爲決也

唐書吐谷渾傳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數入寇貞觀九年詔李靖侯君集任城王道宗等率兵擊之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西走靖等分軍追之又數破之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舊唐書吐谷渾傳侯君集與江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李靖傳軍次伏俟城吐谷渾退保天非谷靖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侯君集傳君集道宗歷破邏真谷踰漢哭山轉戰過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按此河源與史漢所謂河源者不同彼河源在西域此河源只在吐谷渾界積石山流入爲中國河處蓋鹽澤潛流重源顯發禹導河由此始故亦謂之河源也昔後漢段熲追西羌至河首積石山亦出塞二千餘里而道宗謂諸將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何也蓋柏海在積石之南類纔及其山而止未嘗度山南也今舊史曰踰積石山又曰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則山海經所云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者皆在其目中矣惜乎一時皆武人卽有記室亦不過詞章之士不能諦視重源證明古志耳

杜氏通典曰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

竺二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巨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北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

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尙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

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按吐蕃歷周及隋猶隔西羌未通於中國唐貞觀八年始
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尋復遣使隨德
遐入朝奉表求婚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妻之杜佑所謂聘
使涉歷從此始也積石秦漢時爲西羌地晉永嘉以後其
地爲吐谷渾所據及高宗龍朔二年吐蕃滅吐谷渾積石
遂爲吐蕃地自後使命往來皆指吐蕃中水西南來與積
石山下河相連者爲黃河而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國中西
南河之所出矣

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

使歐陽忞輿地廣記作薛元鼎使還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

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

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

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

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

安五千里河源其閒流澄緩下稍合眾流色赤行益遠它水

并注則濁故舉世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

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

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按舊唐書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蓋以其都城言之今元

鼎所見紫山東距長安裁五千里度其地望當在都城東

北二千里矣吐蕃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而元鼎所指

以為崑崙者乃在其東北與吐蕃所謂崑崙者相去懸絕
是大可疑也

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曰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
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
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
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所得不過如
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
真意者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
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內外
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騎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
實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

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
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
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
都實之弟闕闕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
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
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

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
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

火敦譯言星宿也

思本日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

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
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

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
 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
 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
 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
 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
 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
 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
 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
 崙行二十日思本日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
 流一百餘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
 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高

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闕即闕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

日至地名闕即及闕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
 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

日河過闕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 崑崙以

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
 狼狽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

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
 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日自哈
 刺河與黃河

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
 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
 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四河水北行轉西

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

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

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日自乞里馬出河與黃

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

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

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

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麗河

合野麗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

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

又東北流一百餘里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

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

至漢地南北濶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

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

赤里也思本日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

四千五百餘里始人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

千五百餘里始人河東境內又南流至

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按河源出吐蕃之崑崙自唐貞觀後已有是說杜佑歷詆

前載劉元鼎從而證明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唯源發紫山

尚未分曉故元遣都實往探之果得之朶甘思西鄙東北

去崑崙有一月程明太祖實錄云鄧愈沐英討土蕃追至

賊踰崑崙山即都實然則古書言河出崑崙者皆屬虛記

即吐蕃自云崑崙為河之所出亦妄談而不足信矣

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小傳曰洪武十一年太祖以佛書有

遺命僧宗泐領徒三十餘人往西番求之十五年得經還朝

泐有望河源詩自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

河為抹處犛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

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尙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琿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

按宗泐取經還其所涉處南距河源尙數百里則是所謂抹必力赤巴山亦聞之番人非曰觀也犛牛河者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里故又附會爲此說然都實謂河源自平地湧出而宗泐云出抹必力赤巴山都實自河源至崑崙行三十日而宗泐云可七八百里百餘年間見聞異辭吾誰適從哉

王鏊河源辨曰西域之跡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又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又曰佛圖調

皇清系角 卷四十一
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
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河源惡乎定曰水經云崑崙在西北
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
流與蔥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
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此
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
論故爲之辨

按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
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至其論
崑崙與河源大意謂蔥嶺之河不始於蔥嶺自其西北崑
崙之墟潛行地下東出爲蔥嶺河又東與于闐河合而東
注於鹽澤鹽澤水復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也
其說本山水二經及郭鄜之注頗有根據然昔之言崑崙
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爲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爲弱水
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若夫元使所見之崑崙明在
吐蕃中而以爲卽漢武所名之出誤矣

又按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具載於
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
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
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閼難知故也理有固
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
積石積石之河果爲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

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渤澤河水所
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渤澤即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為
隱淪之脈當其環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墜於淵
波河水之泆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
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水經云山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西南流而道元絕無所發明則以積石久沒於羌
中人不得至其地驗其形故無可言也獨怪唐人頗有知
大積石者聘使往來身歷其地見吐蕃之水自西南來即
以為河源而不能於積石之下詳察重源之有無是為可
恨耳元柯九思序河源志云太祖征西夏取西涼府遂至
黃河九渡九渡即也孫幹倫河也世祖徃於舊聞久謂黃

河出吐蕃中特以九渡之南導源未悉故遣都實一探之
都實往還驛路畢景奔馳經史遺文絕不留意即如積石
為大禹導河之始漢時東去河關縣千餘里今以朱思本
記求之當在河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處都實身歷其地而
不知而以唐之積石軍為積石况能察重源之有無邪元
之君臣不學無術無足深責後之學者憑一時之記注而
直斥史漢為誕妄則過矣自王文恪著辨以來學者始稍
稍尋繹前載然天下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
而今是者執一以論即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
發之迹則漢史為是元史為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
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

皇清經解卷四十上終
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
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
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辦亦非書生之筆
舌所能爭也

皇清經解卷四十上終

嘉應葉 榦 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

皇清經解卷四十中上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 著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
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
華山之北也

水經注河水自皮氏縣西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
之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西南流至汾陰縣北而西注于河詳見冀州昔大禹導河積石

疏泐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梁山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西臨於

河上山崩墜河三日不流又南峒谷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注于河昔韓信襲魏王豹以木罌自

渡此又南逕高門又東南逕華池南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高門東去華池三里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 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昔魏文侯與吳

起浮河而下美河 山之固即於此也 又南逕子夏石室 在今郃陽縣界 又南逕汾陰

縣西 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 又逕郃陽城東 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

涘謂此也城南有漢水東流注于河即郃 水縣取名焉今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 又南漢水入焉

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平地開源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 則不測俗呼為漢魁與郃陽漢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

漢水皆相潛通其 又南逕陶城西 元和志云在臨晉縣北四十里 又南逕

蒲坂縣西 舜所都也今蒲州東南有蒲坂故城 又南逕雷首山西 山臨大河北去蒲坂

三十里有 又南涑水注之 水出河北縣雷首山亦曰雷水西南流注于河左傳謂之涑川

夷齊墓 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 今華陰縣東北五十里有船司空故城 又南流潼

激關山因謂之潼關 灌水北流逕通谷又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元和志云關

西一里有潼 水因以名關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

汾水合 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河壩多客上遇潑輒潰 又南逕郃陽縣東

其東岸則榮河縣臨晉縣 郃陽在陝西同州東北一百十里黃河云縣四十里榮河在山

西蒲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 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今去縣僅七十步臨晉在州東

北七十里黃河 在縣西三十里 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

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 朝邑在同州東三十里黃河去縣二十八里有臨晉關華陰在華州

東七十里黃河去縣九十里蒲州在平陽府西南四百五 十里黃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曆八年河決東齧城

闡登石岸以障之今漸徙而西去城十 餘里有蒲津關與臨晉關夾河相對 又南逕雷首山西

至潼關衛北 衛在陝西都司東明折華陰地置西至華陰縣界一里黃河在衛北一里潼關故城在衛

東南四里左傳所謂桃林之塞元和 志云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折而東是為河曲 春秋

文公十二年秦晉戰 于河曲即此地也 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

稱龍門西河者也

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旣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軹渠成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東至于底柱

渭按底史記作砥

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渭按西虢今河南府之陝州是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水經注河水自華陰潼關東北流

水側有黃卷坂傍絕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

沂黃卷以濟潼矣歷北出東嶠謂之函谷關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埴者也寰宇記云河東縣風陵是女媧之墓秦漢以來俱係祀典按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十一里黃卷潘岳西征賦作黃

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閿鄉城西北注于河又東逕

閿鄉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流注于河又東逕河北縣南與湖圖經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又東逕芮城芮伯萬之故置也按今芮城縣北有河北故城湖縣今閿鄉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薄山南流入

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既定王及獄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

即此處也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好行則牧羣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湖縣故城在閿鄉縣東四十里

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山北流入河又東右合

門水洛水之支流也東北歷陽華山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而北注于河又東得七里澗澗在

陝西七里故名元和志云曹陽墟俗名七里澗在陝縣西南七里黃河自靈寶界流入後漢獻帝東歸至陝議者欲

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乃止又東逕陝縣北河對茅城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代晉自茅津濟

封穀尸而還是也河南即陝城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戴延之曰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縣水百餘仞臨

水者咸棟場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按今陝州治即陝縣故城古焦國地茅津亦謂之大陽津與號山俱在州西北

三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城在今平陸縣東北地理志謂之北號又東沙澗

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孔安國云傅說隱於虞號之閿即此處也傳巖東北十餘里有顛輪坂左傳所謂入自顛輪者也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

其水南流注于河

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踈

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元和志云砥柱山俗各三門山在破石河之右則穀水注

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中破石本陝縣地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庚申補刊

之水出河南盤穀山東北流與石穀水合水出石穀山

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穀

水又北又東千嶠之水注焉水南導於千嶠之山北流注于河

舉重嶺于霄按嶠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元和志

云自東嶠至西嶠長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嶠

與穀鄭玄云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

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余按鄭說非是西河當

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

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其

山雖闕尚梗湍流激石雲洞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

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揚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

可鑄廣之上乃合焉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合水益

備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一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

讓議大夫寇茲帥眾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岨晉泰始三

年五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口口都匠中郎將河

東樂世帥眾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

加功水流湍濟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

故有眾陝諸灘之言五戶灘名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

按今陝州東一百六十里有五戶灘在河中為湍激之處

自此而東河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潼關衛北折而東逕閿

鄉縣北又東逕靈寶縣北其北岸則芮城縣閿鄉在河南

一百三十里黃河南去縣七里靈寶在州西六十里黃河

南去縣十里芮城在山西解州西南七十里黃河在縣南

二十里薄山在又東逕陝州北其北岸則平陸縣又東過

底柱陝州在河南府西三百里平陸在解州東南九十里

砥柱山在黃河中西去陝州四十里西北去平陸五

十里唐趙冬曦三門賦序曰砥柱山之六峰者皆生河之中

流蓋夏后之所開鑿其最北有兩柱相對距崖而立即所

謂三門也次於其南有孤峰揭起峰頂平闊夏禹之廟在

焉西有孤石數丈圓如削成復次其南有三峰東曰金門

中曰三堆西曰天柱河水從黃老神前東流湍激蹙於蝦石折流而南漱於三門苞於廟山乃分為四流淙於三峰

之下抵於曲隈會流東注加以兩崖夾水盤紆激射天下

罕比都穆曰砥柱在陝州東五十里黃河之中循河至三門集津三門者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水行

其間聲激如雷而鬼門尤為險惡舟筏一入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二十丈其東百五十步即砥柱崇約三丈周數

丈蔡氏書傳以三門為砥柱州志亦謂砥柱即三門山皆未嘗親履其地故繆誤若此按此說與趙賦小異要之諸

峰在當時總為一巨石禹析之以通此河水東至砥柱之

所經也

砥柱之險不減於龍門自古患之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

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艱敗亡甚多成帝

鴻嘉四年使楊焉鑄廣之而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魏晉

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隋開皇十五年詔鑿砥柱大業

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

州河北縣二十年幸河北觀砥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

至陝皆運於陸行三百里自陝至京乃運於水顯慶中大匠楊

務廉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爲苦開元二十二年從京兆尹

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時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

東曰集津西曰鹽倉漕舟輪其東倉而陸運以輪西倉復以舟漕達關中既避水險而陸運庸

錢亦省數十萬緡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鑿砥柱為

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天寶元年上

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

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

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

倉遂罷南路陸運

見食貨志按李泌事新書摭杜氏通典而舊書無之或以為疑非也五代

建都於汴漕不由底柱非其所急宋乾德初詔重鑿底柱

三門慶厯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裴耀卿舊迹以通漕

運而不果行自是之後無復有以底柱為言者矣大抵三

門之險非鑿鑿所能除堯都平陽冀之島夷及充青徐揚

荆豫之貢道必由底柱或疑其時亦參用陸運以余觀之

三門之險不專在底柱其下兼有闕流為之阻蓋自底柱

以東夾河羣山之水竝注于河禹功既遠泥沙日積河上

激六峰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計不及此但欲

鑄廣三門一試于楊焉再試于李齊物不惟無益而害且

滋甚則以鑄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

里之闕流故也禹治河率自下始孔傳云或鑿山或穿地

度禹當日必先浚闕流而後析底柱析底柱者鑿山也浚

闕流者穿地也二險並去則貢舟直達帝都不必參用陸

運矣嗟乎世患無神禹耳豈患底柱之不可漕哉

又東至于孟津

釋文孟津如字渭按孟史記漢書並作盟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正義曰在孟

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

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

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渭按河陽本晉邑漢置縣屬

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

左傳隱十二年王與鄭田有盟杜預曰盟卽河陽縣南孟津孔疏於秦誓序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盟古通作孟其地本在河北閻百詩曰孟津之漸譌而南也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人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使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津關在蒲州臨晉關在朝邑而史記正義於漢王出臨晉關下云卽蒲津關在臨晉縣唐臨晉屬蒲州是移河西之關名於河東也黎陽津在濬縣白馬津在滑縣而通典於黎陽

下曰有白馬津則又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譌類如此也渭按延津在延津縣北而唐志新鄉縣有延津關棘津在胙城縣北而寰宇記云在汲縣南七里此皆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與前事相類杜預云河陽縣南孟津確不可易又曰在洛陽城北者謂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欲明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非謂在河之南也西漢時河南無孟津孔傳不言河陽似以爲河南洛北傳出魏晉間手此又一證

林少穎云河自華陰至于砥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也渭按大陽縣南有茅津秦穆公封殺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

林說非是大河津濟處甚多唯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達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

水經注河水自大陽縣砥柱山東五戶灘又東清水從西

北來注之水出清廉山西東南流逕垣縣壺又東與教水

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流逕鼓鐘山伏入石下謂之伏流

又東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又東會濳水水出垣縣

東南流歷軹關南而東注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從北來

注之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

內軹縣西北山東南流當平陰縣之東又東逕河陽縣故

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十三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

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按後漢明又東逕洛陽縣

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按洛陽又東逕

平縣故城北俗謂之小平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

漢河南郡有平縣即今孟津縣西北小平河南有鈎陳壘

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

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名富平津晉陽秋云杜預造

也又謂之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以今輿地言之河水

自陝州又東逕澠池縣北其北岸則垣曲縣澠池在河南

百六十里垣曲在絳州西南二百十又東逕新安縣北

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孟津縣北新安在河南府西北七

洛陽河南府治黃河去縣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孟津縣

潘高潘委栗津皆大河津濟處縣西北十五里有羅家灘
 又西為楊家灘柳灘杏灘及耕子馬墳二灘皆在大河中
其北岸則濟源縣孟縣濟源在懷慶府西七十里黃河在縣南七十里與新安洛陽分水孟縣在府南少西五十五里黃河在縣南二十里南對小平津廣二里有南城北城中渾城唐貞觀十一年河溢毀中渾城帝幸白司馬坂觀之河陽三城記云北城南臨大河長橋架水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渾表裏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南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而中渾屹然如故容齋隨筆云河中一洲名曰中渾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未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迹中渾由是遂廢孟縣新志云即今河中郭家灘也渾此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徒旱反

自古論河患者皆云孟津而下地平土疏移徙不常失禹故道然吾觀孟津以上亦不能無患自杜預建浮梁之後更三百餘年不聞為水所毀至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中渾城始見於史逮宋而其患彌甚史不絕書嘉祐八年大

水馮襄中渾之城遂廢推原其故蓋隋唐以來砥柱闕流之害倍於曩時延及孟津河身亦淺水暴至不能容故也宋世北河淤澱水不通行今南岸灘渚更多非止一中渾

矣潘季馴兩河經略疏曰黃河經行之地唯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一經河南其水未必如今之濁今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分之沙非極湍急即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也其所以不至

遠汜濫者徒以夾河之山脈未盡地高土堅耳然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於下流漢明帝詔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右皆疆則下方傷孟津之隄所謂左右皆疆則下方傷者也至滎陽則左隄疆而右隄傷矣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砥柱於度外乎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釋文伾或作岍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語郭撫梅反或作汭渭按

史記作邠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正義曰

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岍李巡曰山

再重曰英一重曰岍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

也鄭立云大岍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

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一

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岍乎瓚言當然程氏曰洛既

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

渭水入河之間亦名渭汭是其義也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

北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南而東嘗即華陰以記折東之始

今其流東已遠垂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

敘則黎陽實為愜當而成臯則為太蚤也渭按鞏縣漢屬河

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漢屬

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德故城在今

懷慶府武陟縣東成臯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

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

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召誥曰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史記周本紀武王曰自洛汭

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

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杜注云雒汭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
酈道元曰洛汭卽什谷張儀說秦云下兵三川塞什谷之
口史記音義云鞏縣有鄆谷水者也渭按杜元凱云水曲
流爲汭蓋洛水自故洛陽城南東流至偃師縣東南折而
北逕鞏縣東又北入于河謂曲流爲汭亦無不可也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于
臣瓚矣今按岨卽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
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
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
於慎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
皐縣山成皐河北岸卽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

黎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
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
誤爲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黎陽山一名黎山水經注去黎陽縣黎侯國也晉灼曰黎
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在
其陽以爲名也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
壇承祀高碑頌靈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括地志云大伾
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山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
顧炎武肇域記云爾雅山一成曰伾孔安國曰山再成曰
伾今觀山形當以安國爲是山上有青壇漢光武平王郎
還至黎陽築壇祭告天地百神劉楨賦所謂青壇承祀高

碑頌靈者也濬縣新志云大伾山周五十里高四十丈有
奇峰巘秀拔若倚屏幃今按縣北六里又有紫金山在大
伾之東北翠石稜稜山無餘土縣東有鳳皇山與紫金東
西並峙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高三十餘丈縣治正跨其
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
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祀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
卽古枉人山俗名上陽三山周三十里有六十餘丈此皆
賈讓所謂西山也上陽三山當指同山白祀枉人而李垂
導河書以大伾上陽太行爲三山大謬宋河渠志又有居
山汶子二小山在大山之東北蓋卽縣志所稱紫金鳳皇
也

水經注河水自平縣故城北又東逕鞏縣北

河水於此有五社津縣北

有山臨城謂之崆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呂氏春秋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卽是處也按五社津在今鞏縣北五里崆原丘在縣西北三十里

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清濁異流激焉殊別又東逕成臯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臯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水按平臯廢縣在今溫縣東懷縣故城在今武陟縣西南又逕黃馬坂北

謂之黃馬關今在又東逕旋門坂北

今成臯西大坂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又東逕大伾下

成臯縣故城縈帶伾阜絕岸峻周河水南對五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按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有大澗九曲一名九曲山又東合汜水

西去洛口幾四十里非禹貢之大伾明甚又東逕板城

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北流逕虎牢城又東逕板城北

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按板渚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卽板城渚隋大業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陽入汴

是也 又東逕滎陽縣蕩蕩渠出焉 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

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乃詔王景與將作謁者王昊築隄修塌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

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滯十里一水門更相潤注無復潰漏之患順帝陽嘉中又

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古淮口咸日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按

古滎陽今為滎澤河陰二縣地蕩蕩渠首受河處即今河陰縣西二十里之石門渠是也河渠書言滎陽下引河東

南為鴻溝亦即其處班志河南滎陽縣下云有浪湯渠首受沛沛即河也漢人謂濟水截河而南故曰首受沛京相

璠所謂出河之濟宋張洎去即鴻溝也蕩蕩渠東南流為滎瀆濟水為官渡水為陰溝坂水後儀渠其在大梁城南

者為鴻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枝津又為睢水渦水名稱不一要皆河陰石門河水為之委別而原同也志

家不曉繫鴻溝於今滎陽縣漢京縣地繫蕩蕩於滎澤縣繫石門渠於河陰縣似各為一水原委不相貫者而又以

河陰石門與滎口石門混為一處故詳辨之若隋煬引板渚口水入汴則在汜水縣東北二十里漢成臯縣地其非

古滎陽引河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 左傳文公七年處亦明矣 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

按杜預云扈鄭地在滎湯卷縣西北今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又東逕八激堤北 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于岑於石

謂之八 又東逕卷縣北 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按激堤 卷縣北河南與出河之濟會 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

東有濟隧濟水上承河水於 又東北逕武德縣東沁水從西來注之 沁水篇云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東南流又

東北逕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 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按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濟水注云 河水又東

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漢世塞之即此濮水也 河南通謂之延津 元和志云滑州靈昌縣有延津即靈昌津

廢縣津在白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 河水於是棘津之名故馬津之西南 又東逕燕縣故城北 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

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於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即此也按今胙城縣東有東燕故城棘津又名石濟宋

元嘉中垣護之以 又東淇水入焉 淇水口亦名清河河口以水軍守石濟是也 淇清二水合流入河故

是書河經解 卷四十一 胡明經禹貢錐指 庚申補刊

互受其名也詳見北過降水下又東逕遮害亭南溝瀆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四十五丈按淇水口賈讓云在黎陽南七十餘里遮害亭西十八里是河先合

淇水而後經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按宿胥口在濬縣西南遮害亭東詳

見北過以今輿地言之河水自孟津縣北又東逕鞏縣北

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温縣濟水入焉鞏縣在河南府東少北一百三十里黃河

南去縣十里洛水舊於此入河今又東過汜水縣至滿家溝入河温縣在懷慶府東南五十里黃河在縣南新志云

河舊離城二十里今漸徙而北逼近城隈矣濟水古於武陟縣東入河後徙流逕温縣南至平皋入河今故道盡陷

河又東逕汜水縣北又東南逕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武陟

縣沁水入焉汜水在開封府鄭州西一百一十里黃河南去縣二十五里武陟在懷慶府東一百里黃河在縣南

十五里沁水源自山西沁州沁源縣之綿山穿太行而東南流歷濟源河內修武至武陟縣東一里入河名南賈口

方輿紀要云明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

口以禦之蓋沁水多沙而橫暴也又東逕河陰縣北又東逕滎澤縣北其

北岸則獲嘉縣河陰在鄭州西北五十里黃河南去縣十里滎澤在州北五十里黃河舊去縣十里

近時河益南侵直逼縣城矣獲嘉在衛輝府西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南六十里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

縣界之流遂絕又東逕原武縣北原武在開封府西一百二

逕陽武縣北陽武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二十

南而縣北之流遂絕又東逕延津縣北又東逕胙城縣北其北岸則

新鄉汲縣延津在府西北九十里黃河舊在縣北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丘界而縣北之流遂絕胙

城在衛輝府東南二十五里黃河舊在縣北一里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丘而東而胙城之流遂絕新鄉在

府西南五十里黃河舊在縣西南元至元九年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尋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命修

完之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城分水府志云自為府治黃河舊在縣東南十七里與胙城分府志云自獲嘉縣西南四十里至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古隄城東南有杏園鎮為河津戍守處自

金明昌中河徙而汲縣之流遂絕 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

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滑縣在府西南二百里黃河

舊在濬縣東南滑縣西北自金明昌中河離汲縣而濬滑之流遂絕 此河水東過洛汭至于

大伾之所經也

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

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

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

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

釃為潔川者則以河勢欲東不得分之以泄其怒以潔

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

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已利

於是而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

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

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

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餘歲而不敝

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

然南岸鞏至滎澤山脈不斷頓河地形高仰河不能決而

南故廣武以東無河患禹但緒滎播而其事畢矣自鴻溝

既開不惟害及禹河而豫之東境亦被其災漢平帝之世

河侵汴渠歲月逾甚滎澤塞為平地陶丘不辨壤墳後雖

修治而決溢時有邊韶滎口石門碑云一有決溢彌原淹

野蟻孔之潰害起不測此鴻溝之遺患也故黃文叔曰蕩出河斷非禹迹禹之行河本以河湍悍難行平地故釀

二渠以引河而載之高地二渠非得已也後世不識聖人之意妄鑿河為瀆或不順地防或附屬不理孫故其勢易

決考工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注云溝謂造溝防謂脈理屬讀為注孫順也不行謂決

溢也禹鑿龍門播九河為此逆防與不理孫也孫音遜蓋非獨蕩蕩也其下濮水通

河而酸棗決瓠水通河而瓠子決汴渠亦屢決至王景治汴鑿山開澗十里置門使水更相回注紊亂渠脈而禹迹

益壞矣且所為通淮泗者以舟楫之利也荷已通矣而何

更用通蕩蕩哉其曰禹塞淫水而鑿之者春秋戰國之世

商權功利而忽遠圖並植私徇欲而不顧大經策謀之士

託其名於禹而世不察也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為

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其在春秋戰國

之際明矣偉哉此論善發禹貢之蘊并可以證徐州達于

河之誤昔漢武帝云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

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唯英主能為是言周衰列國之

君不明斯義苟欲便轉輸資灌溉則妄引河流貫注境內

狃于一時之小利而不顧萬世之大害穿渠之禍甚于曲

防真夏王之罪人也

皇清經解卷四十中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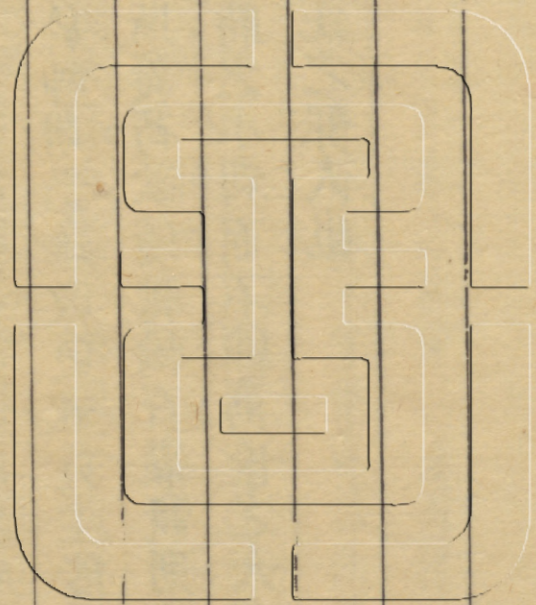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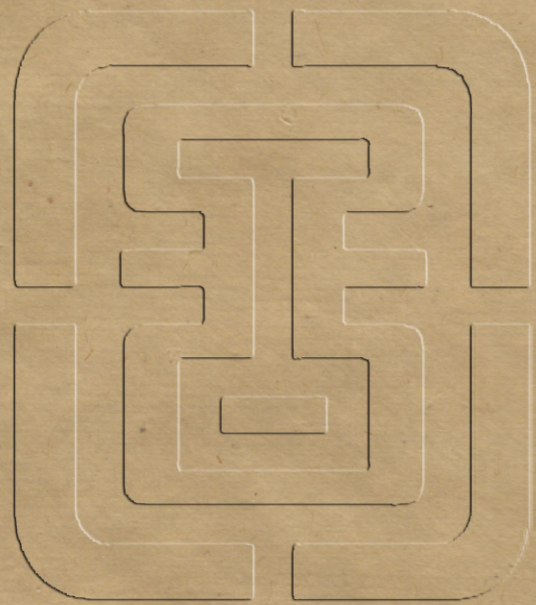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南海桂文燦鄒伯奇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四十四

